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論語正義
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262B

劉寶楠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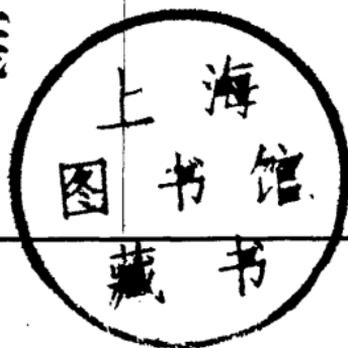
語

正

義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0022~~

論語正義

卷十三

齊必變食

注孔曰改常饌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

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穀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餽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餽餘焉。案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為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禋潔也。禋潔亦不餽餘之意。

居必遷坐

注孔曰易常處

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

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踞。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

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陳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卽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

正義曰。張氏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章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章注。厭極也。夫子

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反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精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粳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彘而切之爲膾。注云。彘之言喋也。先養菜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

食饘而餲。孔曰。饘。餲

味變。魚餕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餕。

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餕本又作餕。史記世家作餕。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

腐。○注。饘。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饘謂之餲。郭注。飯饘臭。說文。饘。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饘。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饘與餲。爲淺深之異。廣雅釋詁。敗也。釋器。餲。臭也。飯。餲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饘。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饘。餲。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餕。○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餕。郭注。肉爛。說文。餕。下一曰魚敗。曰餕。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餕。廣雅釋詁。餕。敗也。釋器。餕。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

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魚。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鼻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饗。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

而燥。腠。鳥鱗色而沙。鳴。狸豕盲。眠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蟻。注云。腥。腥膾。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羶。犬赤股。毛。毛長。總結也。羶。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睫。腥膾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毛有文。鄭司農云。膾。朽。木臭也。蟻。蟻姑臭也。買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中

時。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饘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搏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粳。郭注。糲。飯相著。粳。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卽生字。說文。胜。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

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燔法。中古。熟之爲脰。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蠶棘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

臨於曾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性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餽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擊磬爲股人。或者股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蠶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帶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目。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目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

目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目。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遇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饗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胾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沒其載於胙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宰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豕必分前後體自肩臂臠臠及三脊三脊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臠主人俎脊脅臂臠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為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凌謂牲體為割臠臠為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賈疏引鄉黨文為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醢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穀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鴝鶒一節又如臠脩蜃醢臠臠臠臠臠臠魚膾魚臠魚膾芥醬臠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醢又周禮非菹醢醢昌本臠臠菁菹鹿臠苾菹臠臠癸菹臠臠脾析臠醢臠臠臠臠豚拍魚臠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臠臠筍菹魚臠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穀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醢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注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為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

肉雖

既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按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為餼注聘禮云古文既為餼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為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為燕禮言之也胡氏培輩研六室文鈔亟稱凌說為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臘俎腸胃俎膚俎醢醢臠臠鹿臠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臠牛炙牛臠羊臠羊

炙羊臠。豕臠。豕臠。魚臠。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滯。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圓壺。初時獻賓。賓醉。主人。主人自醉。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鄉獻。夫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屣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該則以所執。肺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物盡歡也。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魚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目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目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督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相燥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鬻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

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正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微。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璣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泄。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餒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薑

正義

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爲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竄經說。古者有廢食之闕。大夫于闕三。士于拈一。大夫七十而有闕。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闕與其拈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醢菜。則不徹。厥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籬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庶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二

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

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脰膳。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脰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脰。熟曰膳。說文。籬。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籬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脰。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卽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膾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脰。故江氏永以膳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受脰。謂受君賜。歸脰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已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畏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

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酢。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頗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喪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鑿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羹。五味盃。

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耶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茗羹。菹。菹。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羹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𠄎。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校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篆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付也。錢氏坿後錄。上環。是壺閒。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卽剗字。剗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苽。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擯祭。七曰絕。

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清之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清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解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非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梓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藁鞮。玉藻有制席。尙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筓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蒲越。藁鞮者。用禾穰爲之。制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凍竹席。筓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雖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微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酬。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注

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

季冬。遂令始難。殿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柏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且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黠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

之鄭此注云。饗。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且反是也。威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難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難爲毆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隸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難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說於醢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難爲獻。亦聲近之誤。案難。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禘。強鬼也。謂時難索驅逐彊鬼也。禘或爲獻。或爲難。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難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禘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非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禘。自爲彊鬼之名。難。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禘。言於難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禘。故即以禘名祭也。說文。禘。道上祭也。急就篇。謁。傷塞禘鬼神。龍顏師古注。禘。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晉鬼名則曰禘。言驅除此鬼則曰難。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禘。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徵作禘。五祀注。徵者。殷之八世孫也。禘者。強死鬼也。謂時難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禘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難。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禘爲難。大誤。禘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昴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難惟季冬之難。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狝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廬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難也。論語難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義經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

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
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
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遣。曲禮。凡以弓劍菹蕘。單人是也。

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
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鑿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
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
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
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
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
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
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 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禮也。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
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

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
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
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
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再。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

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廢馬舍也查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

查即舊省釋名釋宮室廢旬也旬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廢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卽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廢爲夫子家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甲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廢焚爲夫子家廢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廢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廢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廢則新延廢書於春秋此廢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廢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

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餽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腥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

此別一義而與腥同从生故多段腥爲腥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性今從古考說文性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卽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餼聘禮歸賓饗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

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臠臠臠。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之脰。脰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
任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任與腥皆饗也。是牲之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
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寧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惟羹。餼。簋。一尸。如饋食之禮。
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餼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餼後。
所謂燕與時賜無動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
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
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
恐襲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
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誓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

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徧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

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
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
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礙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
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
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
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賞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
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
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

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土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鞅。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土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土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彙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已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已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

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

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墻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墻謂之牆，必在北墻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賈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而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襲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汗，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襲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襲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襲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襲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撤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施釋文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地，案拖地一字，本字作地，故漢書龔勝傳作地紳。說文：地，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地，裙也。引此文作地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地，段借爲地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繡裳緇衽，衽爲裳緇，謂與衽同。衽卽是裾，此則穿襲，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地紳，又前篇。

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為南牖下也。皇疏引欒肇曰。南牖下。欲令南而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墻下。室中以奧為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為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為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壘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已。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壘勝不欲任荃。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墻下。相傳誤為北牖。故解此為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為之。一革帶。以皮為之。王氏塗正義。紳為帶之垂者。又即為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屨。革帶又謂之鞶。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

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

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為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為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實。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

檀弓。賓客至。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明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

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容。客本或作容。羊凶反。

唐石經亦作容。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

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

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褻為私居。非也。冕與純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法以

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

氏元車制圖解與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轆板上則須揀治而誦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轆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揀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轆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者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書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即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書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鑿正義引藥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即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暱衣衾曰衽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

主人之親饋

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

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有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

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卽少施氏親饋爲禮盛。迅雷風烈必變。鄭曰。

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

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

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

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

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鞞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授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輪轂。

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驚之聲。旁見四方之運。

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顧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卽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摩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輪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

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檔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詔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黻纁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軓，旁視不過輪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轡云：升車必正立執綬，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卽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黻纁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軓，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窩，五窩，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軓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輪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窩，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軓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軓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窩之義，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卽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窩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衡不過軓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

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鑿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遠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即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寶碑：翻翠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舉。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

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

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爲梁，淮南齊俗訓，芻豢黍梁，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梁之疾，王祿注並云：梁，粟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設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按：勸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揜，即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即釋之，於是雌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關反。張兩邈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覺。人曰橋。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尙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嗅，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臭，錢氏大昕養新錄以

論語正義 三卷十三鄉黨第十 二十一

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達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熱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醜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醜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卽醜別體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那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天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天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士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侯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薤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

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者。儉易威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威。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

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國考。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

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數。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蓋卽州黎之工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良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

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讞讞。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昭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閒。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騫。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子利口辨辭。子貢利口

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猶無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學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舜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子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

益於已注助益至於已。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

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塵壘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羣。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鬻。從早弟。鬻是本字。羣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元倉子順道篇。閔

子鵝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鵝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鵝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鵝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鵝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鵝。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愠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鵝。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鵝。譬叟與象。使舜治虜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閒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

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虛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

文。刳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刳。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爲刳。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袁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袁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袁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謙辭也。

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雅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

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槨也。從木。蓋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葬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追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蘇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殯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三。爲昭十一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

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說。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郢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葬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槨，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槨，言未嘗賣車以爲槨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輿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驢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槨，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禭葬而賵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賵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賵，賵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賵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顏路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槨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案：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

惜之甚。

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目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

生。顏子為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己之悲

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為下。有。慟字。○注。慟。

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樂共子云。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

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同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槨。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

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

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臯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

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

也。皇本閔子下有鸞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

剛直也。從亻。亻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文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並當為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為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侃為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

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

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按。勸記。文選幽通賦。及

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

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

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

通。行行訓剛彊。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脚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

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閔氏若璵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

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顧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驩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閉閤，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啗解義，嚶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舍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耶顛傳：顛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憲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耶顛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頌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閻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禮仍爲仁，今

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

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御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

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畫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彘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

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庸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

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

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

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埒同。漢書袁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李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工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工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宜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用馬

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嗻。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嗻。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署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

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繫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狎。辟嗔近狂。故夫子顛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嗔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嗔。嗔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樞魯首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哂嗔。○正義曰。釋文云。哂嗔。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哂嗔。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哂嗔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哂援。箋云。哂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哂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

曰。蘇氏乘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受命而何。俞氏懋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榷。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買。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單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嬌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陸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

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

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目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目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與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緇文迹。从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

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

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殫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

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間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

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遽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致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讎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輒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子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管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闕，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闖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跡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變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闕，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子曰：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注**孔子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子曰：言備臣數

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子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

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歷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間，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辱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實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常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目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

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宰。

論衡藝增篇亦作邱宰。戴氏望說史記贊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邱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贊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邱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邱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邱。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析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鄉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注孔曰。皙。曾參父名點。

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

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

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

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皙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

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而從自，自四而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旅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犂，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粟，乃會萬

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參。父名點。說文。黷。雖。曾。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黷。字。曾。段注。弟子列傳。曾。箴。字。曾。奚。容。箴。字。子。曾。又。狄。黑。字。曾。箴。箴。皆。黷。之。省。論。語。曾。曾。名。點。則。同。音。假。借。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尙。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揚。倨。注。隘。窮也。攝。猶。威。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哂。笑。不壞顏曰哂。從欠。引吝聲。說文無哂字。作歌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曾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

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

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子秦地如毋子執吉斯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擊相

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致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玄端也衣

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

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鶴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子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

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襜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襜。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襜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輸下曰。正襜。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汙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袞。鷩。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袼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袼。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袼。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袼。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所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袞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修。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鞞。諸師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壘。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鞞。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鞞。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緇。皐。赤。皐。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鞞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

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鞞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繞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韞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實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緋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

觀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過。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卽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觀，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者，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閒，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冠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

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

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

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云。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夂。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敵。頌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搦。爾雅釋言：錫擊也。搦與錫同。說文小徐本：搦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顧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搦。琴聲。口壅切。玉篇曰：搦。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搦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卽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僕。云：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是全僕本通。故讀僕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密。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鄒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聲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緇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嚙也。所以嚙。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零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零門。門南隔水有零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

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雖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雩舞。爾雅釋訓，雩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弓聲。雩或從羽，雩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也。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全，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蠶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蠶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皆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巳將四月，故云春服旣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儀，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子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旣成，明魯

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鞬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帝。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早。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繫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早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早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雩。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皆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本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輒見而隕霜。注曰。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議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嚴。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

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零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零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李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章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視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者。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禋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禋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摠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員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書文曰。雩之禮。爲民祈穀。質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鼍鼎及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動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禋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禋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禋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乘蘭草。祓除不祥。則

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鄙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禊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聚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聚。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禊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禴禴。禮月令九門禳禳以畢春氣。注謂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禳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禳賦謂巫咸之徒。乘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禳禳。卽春雩之禮。後世祓禊。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已。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儻。具也。儻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李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禘者。夏小正云。二月往擾。黍禋。禋與單同。玉藻云。禋爲綢。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禋。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謁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假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

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慶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弼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知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為仁為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為仁由己，義同。左

子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為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為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陽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顛

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為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即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矣。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敝傳。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按以解左傳

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已為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已先有私，已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

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

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卽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操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籒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尙乎敬。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

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者著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已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皆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

文。訥。或作仞。案仞是假借字。汗簡引古論作仞。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達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言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訥。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認。傍注。認。難也。認與訥同。犁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訥。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

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

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

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

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

牛因兄為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

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

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疚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

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為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為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

衛祿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魑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愷經識小案：向魑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魑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曾子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巢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魋弟尙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

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

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嶽。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諡法：解譖諫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

鞿告之矣。說文：譖，惡也。從言聲。譖，告也。從言，庶聲。譖，諷或從言，朔。惡，諷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惡作訴，當爲譖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譖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譖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譖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惡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惡，不宜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惡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譖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惡，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灑，水名。此作浸，卽灑之省。廣雅釋詁：灑，灑也。灑，積也。灑，益也。灑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縮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惡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傳之不經于心，卽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義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冫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彘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鸚鵡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工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駮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闕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疆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戕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戒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奪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

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價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已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文爲。無以爲也。

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尙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鞞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鞞革也。今本說文作鞞。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鞞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鞞。喻文。犬羊之鞞。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犬羊之鞞。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鞞革通用。如詩匪鞞。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逍遙游。湯之間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

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

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

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蚤。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間。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徭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滲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滲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使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旣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尙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歛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

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徵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徵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徵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徵本訓通。下云發也。趙劉以徵爲取。或卽鬱之段字。然孟子云。徵者。徵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斂法卽徵法。蓋徵無常類。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徵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徵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旣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徵。徵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徵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

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

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

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已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

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

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

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答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

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

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

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別也。判別義同。

○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與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

亂既除。豪滑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闕雖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假借。自異人道。卽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諡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續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處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恆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愷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驪，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恆。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

鄭注即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即是躡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未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斲斷也从斤斲艸譚長說折篆文斲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則是折制字通說文利裁也从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確也从夙从言二夙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均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誓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賣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

故不豫諾。

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

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園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

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

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

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爲居位。卷卽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攷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管子形勢

解。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

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

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

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建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機，商慤，女懷，婦慤，慤，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

德篇：周天子使冢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斌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有藪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續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

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濟。蠹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貧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議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費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

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巖

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榮。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譏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卽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

也。俞氏樾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登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儉。楊倞注。儉與撝同。卑退也。尊撝儉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

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顏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

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徵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羣

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宗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壇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壇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脩。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

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

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選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選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彙。同。說文云。彙。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

也。阮氏元校勘記。彙正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臯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臯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臯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臯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臯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卽臯陶字。是臯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譽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尙書。謂伊尹名摯。與孫子用闇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白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肯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乘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讒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讒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黜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貴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

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則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

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方報反。陳氏禮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又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嫌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

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為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屬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

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為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

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彌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

馬曰。正百事之名。

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

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聵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鮒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風。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授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

辭。是輒不以世子予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爲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顯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墓。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罔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巨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斨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

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鈔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誓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

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王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

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禮弓子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

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子司馬彪注于子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孝如躐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蹶蹶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正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正蓋正蓋荀卿書作區蓋正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字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正蓋不言正古音同區正蓋卽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蹶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舉也罰舉之小者罰是舉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臚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躓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望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已篇真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

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

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

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卽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

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

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前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

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養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冀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

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

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圃。圃。臠草木。注。樹果蔬曰圃。蔬。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禮。○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為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為此語。殆未然也。質者以器曰禮。弟子傳集解引作質子之器曰禮。皇疏引注亦作質子。又引李充曰。質子以器。則質者乃質子之譌。說文。繩。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繩線。高注。繩。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絀。縷格繩。縷即縷。格即絡。縷為絡。以質之於背。其繩謂之縷。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縷即今之小兒縷也。李奇曰。以縷布為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縷帛為之。皇疏云。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變夷猶以布。屨裹兒背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縷。兼有絡繩。蓋統名。繼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釋其義。惜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顯對者。注曰。顯。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斷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為用。雖多亦奚以為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

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卽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據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遺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際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觀善，不重刑罰而民不

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篤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嫂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

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詆

禮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子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

財也。列子說符篇：美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子曰：庶矣。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花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

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祺。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入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

論語正義 三 卷十六子路第十三 八十九

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為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臧宋輯

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散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至使疆不淩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為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為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

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卽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盱之假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

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之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鱸古訓謂其事，其字卽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瓊、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章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卽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閏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

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

皇本如

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遠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警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翼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諫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詔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萊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萊爲唐人譌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按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

成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

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勵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母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管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瓊釋地。是時衛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

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非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僞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諫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

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別，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卽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儀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儀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

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

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

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已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已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贊，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擊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鄉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相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胥受一斗。則謂胥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

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正義曰。凌氏鳴暗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

乎。案說文無狷字。覆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覆猶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覆。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覆。恐也。从心。覆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覆。其實當作恆。今案恣與急同。覆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覆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覆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覆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覆次善者。故思之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絮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絮者。則可與言矣。是覆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恆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

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闇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

能治無恆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

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司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朗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性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襲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傲傲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襲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

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

人。易所不占。○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

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殺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憲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

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利。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

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畹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正義曰：公

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已，惡人善已，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

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為近

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即求備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管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為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眾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根欲

不得為剛是剛為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為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為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為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為樸質無文也訥即訥於言

之誦。故曰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蓋倫之事。非凡

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懽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剋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寶憲傳注。切。猶勤也。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敵同。謂敵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風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

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為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戰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為初七年為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戰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

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為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劑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

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

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

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為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印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為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為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為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

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

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入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

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

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坿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

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

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

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闕氏若據釋地，續古

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并聲，弓部，羿，帝嚳，駘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弁聲，論語曰：羿善射，案羿，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羿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奭，舊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奭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亦部，引作湯，漢書天文

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曰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澆。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凌氏鳴啗解義。適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適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適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治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圍而用寒。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讖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淫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廢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泯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惡。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泯。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葦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循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稟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泥。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舊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稟亦非所謂澆者。稟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朱丹傲。惟媯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稟。乃知丹朱稟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適言稟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稟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適舉之。亦先稟。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卽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稟。媯也。引虞書若丹朱稟。論語。稟湯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稟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李氏惇寧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稟傲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稟。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泯。稟也。

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蓬蒙殺羿之羿乃是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冢古字通用說文冢媿也引書若丹朱冢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旣以丹朱冢爲兩人指爲羿冢之冢王伯厚又疑論語冢盪舟卽指丹朱總以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盪舟與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頡頏推行之此丹朱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冢盪舟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尙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啓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冢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象爲人做很因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鮪稱檣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冢論語冢盪舟卽所謂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子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庠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冢媿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冢正爲冢媿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冢傲一也又下引論語冢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畋冢爲澆與冢媿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澆洫秦伯篇文書舉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蒸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蕞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卽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迨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釋

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正義曰
仁道難

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為仁。即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

之。正義曰。此為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即勿勞。不能忠。即勿誨。故夫言者既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勅。勞勅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

故勞誨並稱。驢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即憂而不怨。愛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詰。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子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

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謀。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凡作卑與鄭本合。湛謀通用字。江氏聲論語瑛質。禕謀禕竈。當卽一人。謀當從火作焜。毛詩傳焜。焜竈也。則名竈字焜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禕謀。以後但有禕竈。與子產相終始。而禕謀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糊。案說文。糊。造法糊業也。從井。亦聲。讀若創。是創糊音同。故論語段創爲糊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藪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禕謀。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禕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禕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禕謀。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鞞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鞞。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

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

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
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
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
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
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正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
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
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疏本今作疏皇本同
○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
子西卽公子駢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卽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
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蠶瓦之貪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
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
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
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
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
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

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坤脊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表也。邪。表一字。表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然彼表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兼葭。伊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卽駢邑三百。富人卽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雅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邢。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胸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胸有古邢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部。杜云。邢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卽此地。駢卽邢字。今山東青州府臨胸縣東南有邢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

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綽，汗簡引古論同。

說文：綽，緩也。綽，黠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天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目，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厲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

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

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躬射以禮樂。夫仁義禮

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任。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紘。○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紘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卞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斯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陔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卞下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命。隸變作元。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卞。東方朔傳。卞莊子爲弁殿。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濼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義然後取。不苟得。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

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

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

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謚，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

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正義曰：汪氏恒證義。

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鄒，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旣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

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

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辨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儒篇。今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目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佗。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佗。後人罕見佗字。就法有正義。遂改佗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佗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佗。作正爲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繼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云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議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變。

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衛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賈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

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卽公羊以桓公爲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諱。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裘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裘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法。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鄭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榿。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裘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鄆兩幽。榿貫陽穀首戴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鄭曾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向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

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鄆亦不數柯。而三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鄆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鄆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闕之之言。然闕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諡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榿謀救鄆。首載謀甯周。甯母謀伐鄆。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鄆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甯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洸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洸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釋典故。亦從其說。謂洸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洸會爲兵車。合於鹹牡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洸。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塞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鄆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鄆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鄆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鄆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禮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鄆

論語此文無注。盧諤誤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盟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敵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榿貫陽穀首止甯母洸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勤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戲。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離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管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

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號。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恃其國疆。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卽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冕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衺也。衺。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衺。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卽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衺。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卽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緞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朝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卽深衣之裳左旁亦有

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衽。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鄆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摯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豈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減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

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

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

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竇。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竇。莘。笙聲。相近。笙如字。讀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卽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卽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笙竇。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維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疆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閒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瀆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一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

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臣大夫。卽家。

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間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璣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僕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僕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僕。是僕撰故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證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僕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僕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

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證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證。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

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

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誰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誰。今通用怍字。已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書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作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作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

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

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

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殺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

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證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證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再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天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身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豐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恆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驅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

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顛與。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

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

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

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縵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僇。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惡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邪說，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摎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

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玉家。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諳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諫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駭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注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氏奇論。稽求篇。夫子既言

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畧象曰子日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

作之行下
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

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

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昭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已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陔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讓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爲賢乎。或時

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應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

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寬。盧氏文昭考證：古怨與寬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

何為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鬪，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鬪方而鳥鬪，故因以為東鬪之鬪。棲，鬪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鬪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為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為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為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

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為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正義曰報者廣雅釋

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正義曰莫我知

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卽訖奮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

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閒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道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載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

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旣刑。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窆。從穴。窆。論語有公伯窆。今作察。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條。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條也。是於公伯窆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窆之言也。疑窆卽是疑子路。皇本於公伯窆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窆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疆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察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察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蓄庵閒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窆。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鄉。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察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察者。猶治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條。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窆。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窆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窆爲聖門蟲。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謚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窆之愬。然後使季孫誅窆。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途。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陪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

殺人有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章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章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卻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子綏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不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而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

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

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違世。違地。違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

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輿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俸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苗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厭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

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即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即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闢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

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

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皓王襲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闔氏若瓊釋地。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即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味爽也。從

曰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已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關人也。○正義曰。周官關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關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關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關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關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關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然。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硜。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己志。而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

不能解己之道。

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僮也。何。本字。荷。夫蕢。蕢。別一義。說文。叟。古文蕢。論語有何叟。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

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擊。樂石也。象絲虞之形。擊之。繡文省爲鼓。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贊。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蕢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哀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

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磴磴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注云。嗷。踈也。踈。猶踈踏不安舒之貌。殺。滅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減。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磴。古文磬。史記樂書石磬。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磴並通。莫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已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尙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未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未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閼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磴磴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磴磴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卽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禪也。水但濡禪。卽是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礪。礪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礪。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懼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未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般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猶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

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諱。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謂在尙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爨斃小人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鴉鷄之鷄。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假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假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墻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擊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擊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聖室。聖。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慮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慮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居聖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拄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

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曰。己百官。以聽於

冢宰二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

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善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壤曰崩。顛壤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

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

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乘之者也。愚執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

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

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

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為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為弗

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

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

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為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踞同。廣雅釋詁。踞踞也。王延壽魯

禮。時人或競倣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歷脚歷。○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敝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歷。胙也。胙。歷。耑也。釋名釋形體。歷。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歷是人股之名。此云脚歷者。謂歷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正義曰。荀子儒

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若璵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曷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旣先已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

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論語正義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二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

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

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

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

正義曰。說文。陳。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陣。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

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鴻，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牛，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棕，夏后氏以楛，殷以椁，周以房俎。鄭注：椁，斷木爲四足而已，楛之言暨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楛之言楛楛也。謂曲椁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莊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所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

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

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糒，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鱸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糒，義或爾也。皇本作糒，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糒，弟子皆有饑色。呂氏

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藜羹不糝。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懋。懋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簡編相連。未有分別。而臯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恆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嫗。過差也。引此文作嫗。嫗。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糴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乏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尙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間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間。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之耳。此注以爲因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汜也。水汜。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

不爲矣。是小人窮
則溢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

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

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

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旨。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

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想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

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

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卽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

無爲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已篤。昔者先

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

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無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鄧注。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卽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奭。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奭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

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

糧時。翟氏瀨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罔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多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貉。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

子語於紳也。說文：藝，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卽髮積之髮，率卽緯，謂緹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曰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卽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尙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卽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鄒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允。玉篇曰：允，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伐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允。說文允部：允，桑坡土爲牆壁。象形。尙書論語並當作允。允之言參也。言見其積參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衛大夫史鱣，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

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

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

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蘧子瑕，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

不直人善廢而不愜愜。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愜愜。卽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襄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鱣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考案杜譜。列史鱣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闕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卽禮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賈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衍二十六年。寧喜弑其君。劉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而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公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旣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奔剽立孫寧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寧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好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邪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瞶委滯，而途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利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紛，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

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棫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離騷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稼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

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已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

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千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字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

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輅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段注引

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

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

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卽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鈎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

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賈。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

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賈，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

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

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也。黻纁塞耳，所以弇聰也。虛辯注：禮緯舍文嘉，以懸統垂旒，爲閑姦聲，弇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瓊填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

森補注：玉篇曰：黻，黃色也。統，綿也。以綿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璵，懸統之纁，謂之統。天子玄纁，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

案：纁統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纁采備飾，故

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俞氏懋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份。

馬注引作與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幣。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常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輒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份疏。

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濁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

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懽。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聞。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韻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湜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內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邪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常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成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

惑於佞人則常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傳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闔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壘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輟偶記：展喜稿

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惇寧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聖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

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節。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曠。處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

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贖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

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卽審

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卽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

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卽指皇本文。選陳

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僂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卽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卽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爲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程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

御朝聘注。養當為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為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為言語也。詩云。慎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

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

此為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眇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

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恕而即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

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

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

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

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

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

所以云直道而行。

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稱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

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敘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者，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

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注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

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籀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滯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籀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籍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衷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職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正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

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載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子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

嘉賓論語說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是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

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眇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慤慤之人失其職，而靡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

溫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后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篤羅隱兩同書真僞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卽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樾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卽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私人

下有也字。○注王

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

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知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尙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正義曰。潛夫論讀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

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蓑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

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

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澁之。則民不敬。從

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贖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儷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卽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澁之者。澁。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疎。臨也。卽澁本字。皇本作莅。又澁或禮。莊以澁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蒙末。則雖孤獨。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

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議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順，不愆，即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

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

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

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實。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象。傳。貞。正。也。此常

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真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諛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正義曰。敬者。自急敕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實教。不可

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燾持載之量。亦大味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

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

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瞽無目，恆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既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也。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 孔曰：顓臾，伏羲之

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

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卽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曄。與有濟之祀。杜注。大曄。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鄭。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郟。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

義曰。左傳言顛與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顛與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謂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顛與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常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原本。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鼯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

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置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

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贊者之相也。此言贊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几。周官圉人職。掌圉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衛。卽此所云柙也。總謂守。總。納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顛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顛與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顛與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臧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

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

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

君子不盡利以遠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皆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勸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注**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

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

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正義

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與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邾也釋文邾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益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禮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牆下篇辟諸宮牆亦作牆脩華嶽碑牆屋傾亞皆毀牆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滅紇之防孫林父之威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譎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瘁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敵楯盾也楯與盾同干盾敵楯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鉞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鉞或謂之鉞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鉞胡其曲者謂之鉞鉞胡郭注鉞取名於鉞鉞也鉞鉞胡卽今雞鳴

鉤鈇戟也。說文載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為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為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牆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因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

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拒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拒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瓊。然後為暢。未賜者貧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瓊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為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為無道之天下矣。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

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釐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晉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嗣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鞏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鞏之戰魯以四鄉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恠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子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疆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子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自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疆奴抗辱主第相鬪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襲周本紀幽王

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目其子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為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湏立。是為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僑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為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為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為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為陪。出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為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為陪臣矣。陽虎之先。為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

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 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 議。是謀論政事為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隱議國政。

倫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 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啓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

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

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逮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

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細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侮入奪。固已自啓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卽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竝指文子。江氏永寧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姬如齊泄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虛。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惇。方氏觀旭。說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為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纒。纒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賸。賸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為家。卿。二子為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臧辰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為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速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辟。巧辟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四年。

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為

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說文。諛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諛。論語曰。友諛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思直言。則諛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昭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皆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侍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威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威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體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僻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辭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校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卽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

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芡，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游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畱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

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焯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魯攬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躁，疾也。躁，卽越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越，越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做不隱不瞽。

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

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正義曰。說文云。彘。斃也。从廿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鬪猶

爭也。說文門。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遇也。從鬥。斲。鬪。鬥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栻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歛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罔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畏聖人之言。罔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聖人之言。罔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

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

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多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卽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麇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卽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卽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鱣古訓。何解大人卽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與。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悚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

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

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

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

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尙書。洪範。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去

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

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已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臆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卻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偽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駮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璣

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

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種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食也伏櫪正與章昭國語注擊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廐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廐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卽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法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賈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栻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卮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卽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卽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章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卽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鸚求古錄亦據

詩首陽。以爲卽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菽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卽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卽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彊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涇。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

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

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節。不節。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卽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

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嚙啗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與之頤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注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

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

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割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羣研六室雜箸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

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俾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卽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羊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

無實。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

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

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已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闕。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闕亡。故孔子亦受而闕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覩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闕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臆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闕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豕。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豕。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吳揚之。閒謂之豬。子是豚爲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塗。徑。畛。塗。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遘。逢也。遘。逢遇。遘。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

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為問答以斷為

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轅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賁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為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嗇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已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已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誼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慎所習。

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

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說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枯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噬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極。

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善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善欲。習卽生於善欲。善者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卽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子曰。惟上知與下

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彜。而才性必有智

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禹。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善。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爲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孟子已辭而闕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卽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

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

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畧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

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詠詩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覓，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覓陸夫夫，虞翻注：覓，悅也。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案說文：覓，讀若丸，與覓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覓，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覓，假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覓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覓，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驥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覓，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覓，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睨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

知時畜也。鷄。繒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冢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哢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

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

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為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

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

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

曰東周。○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段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快通。皆實習之義。金

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哲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郊。廓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細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雖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弊。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

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已。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尙無讐。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

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

功。惠則足以使人。

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卽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

敏。謙。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卽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佛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佛肸。佛肸。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

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卽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如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鑿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鄆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鄆。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鄆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平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平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漢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平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榮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駟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

宰。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澤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遷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澤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 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

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蠶。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韋。涅而不緇者。摩與磨同。韋當磷之假借。按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漢賈鳳別碑。墜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按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據史記。風賈列傳有云。皦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阜。○正義曰。廣雅釋詁。磷。溲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匏人雖敝不韋。鄭注云。韋。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隣鄰並通。溲。經傳皆通作溲。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閒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

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污泥丸。可以染皂。以污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皂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傲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林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礬。礬卽涅也。其可以染皂。蓋指今之皂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瓠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瓠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瓠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漂之不食。空懸。卽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瓠。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卽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瓠。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瓠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瓠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瓠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瓠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瓠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工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也。蕩。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

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注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

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察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問：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輕，輕為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已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側擊也，抵與抵同，剛者性犢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

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興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與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卽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諫。諫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與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

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何牆而立。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公分邾所得南國之詩也。不

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卽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

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似。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褻內。並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

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

而已。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

書禮樂志。樂目治內而爲同。禮目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瑋圭璋璧琮。以類聘。圭以聘

君璋以聘夫人璧瑤以享皆瑞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紓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等。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輩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顏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

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筆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竇。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竇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穿。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竇。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竇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竇。下曰。一曰空中也。竇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竇。淮南汜論訓。古者爲竇。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竇。空也。是也。竇與窟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窟。是也。此穿竇猶言穿戶與踰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竇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竇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撓也。詩。巧言。荏柔。木毛傳。荏。柔意也。說文。集。弱貌。與荏同。廣雅釋詁。荏。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卽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卽踰之段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復。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

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嚆嚅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闇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獫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爲善。前篇侗而不愚。鄭注。愚善也。原與愚同。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愚。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正義曰。此爲闇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

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卽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卽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子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

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田鄭曰。無所不至者。言

其邪媚無所不爲。

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夤緣干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目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間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廣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誥寓齋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語辨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

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譎佞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

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為疾故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為貶今從古陳氏體古訓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為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即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覈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較

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纈。再入謂之紉。三入謂之緇。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績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亦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閒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閒色也。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閒色之好者。以時尙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尙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僧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閒色也。若他閒色。紅綠碧緇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數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諛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溷。寄旨傳辭。

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顓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

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感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語言矣。○注言之爲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

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尙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卽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爲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邪本脫知字。已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

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火也。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儀禮士虞禮云：「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輩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

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間及公羊閔二年傳，或被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誓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讖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讖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盧白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昭考證，反疑其爲「莽」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水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轉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

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棗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頌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燻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與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繼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燻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卽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諧謔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燻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燻注。引鄆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柞櫟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燻下云。櫟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櫟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柞。櫟也。櫟。今之阜斗。陸機引三蒼。櫟。卽柞也。爾雅釋木。櫟曰椈。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櫟近之矣。說文檀。柔木也。工官以爲輿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檀。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檀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檀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訓。春燻蕘燧火。夏秋燻柘燧火。冬燻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燻。夏以毛蟲之火燻。秋以介蟲之火燻。冬以鱗蟲之火燻。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燻。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燻。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燻。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

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
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
子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二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言子之於父母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
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

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梁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

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梁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

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梁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

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線緣開傳云期而

小祥練冠線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兔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

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

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開傳云期而大祥有醢醬有

而醢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皆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蕘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閒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聖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閒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聖室。既祥黝聖。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禮後。與閒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慙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卽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裏。俠也。裏。裏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假借字。藝我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間。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藝我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

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爲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卽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簿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檮。或謂之某。簿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卽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

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卽今之雙陸。弈爲圍棋。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棋。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鎗。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棋。博以擲采而後行。棋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

無義爲盜。

正義曰。尙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

窒塞也。

正義曰：皇本子真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體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

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體古訓云：四輩經比正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情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揚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說文室實也。集韻窒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字乎室窒。韓勅碑：廡城庫窒。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馮氏應潮曰：室有窒義。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窒也。案室窒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室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訕，誹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窒，窒塞也。○正義曰：注當云窒實也。衍一窒字。說文窒塞也。塞，隔也。戴氏望注云：不通怨道。窒塞於事，廣雅釋詁：恠，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恠，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望與恠通，言很戾也。馬融訓窒爲塞失之下文云：恠，惡也。義與恠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誤也。 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

注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

惡，許以爲直者。注：包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于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微，鄭本

作絞。古卯反。中論駁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譽以爲辨，即許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敷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亦交敷二聲旁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爲掉，磬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許以爲直，絞許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

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測。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卽此文之意。○注。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正義曰。說文。徵。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徵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鈔。又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注。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許面相斥。是許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足。遠之則怨怒無已。卽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卽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卽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卅見惡焉。卅兩

卅卽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徵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
一章疑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遷任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
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遜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

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
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
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
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
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洗箕子諫不

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僖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焚我箕郛。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卽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顛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齋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已離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叙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伴狂者，僞也。廣雅釋詁：狴，狴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臬。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沒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柝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寧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已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

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

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

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

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

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璧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闔氏若據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

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

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圍

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遂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語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

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哀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解春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伴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伴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免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

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史壽碑，桀且溺之耦耕，且

即沮省。史記世家敘事專於孔子去蕢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灤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澗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理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曰：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耜，云耜也。耜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傳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畝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畝田，目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晦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此文云：耒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畝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

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

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覆而不輟。**注**鄭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卽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禮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怡怡而不蒞兮，卒隕身乎世。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怡怡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怡，亦由所見本異。晉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通。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覆而不輟，漢石經作覆不輟。說文引亦作覆。五經文字曰：覆音憂。見論語集韻。覆或從未，然則作覆，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今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滌滌同。卽攷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覆，摩田器。是覆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翠經補義。

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卽耨。國語云。深耕而疾耨之。孟子亦曰。耨麥播種而耨之。是耨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鏟鏤。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勞與耨一音之轉。耨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

○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為安。又訓撫為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卽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

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

作條。又作菝。盧氏文昭考證說文。菝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菝。是菝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爲假借。今

作菝不肖。皇本作篠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

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

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紫微雜說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菝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

又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

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鞀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壁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

文曰植或作置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假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

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菝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菝芸田必

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段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艱。艱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隸省。

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開二寸。端面攝纒。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

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卽微磬之象。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

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糜。糜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菝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

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蓀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蓀。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蓀。卽本此注誤改。說文。登。以足蹋夷草。從火從登。春秋傳曰。登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盤。是爲論語以杖荷蓀植杖而芸。及說文蓀字愛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隕。除苗間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轉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墾耔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旣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蘆生乎其間。則又以櫛薶之。薶者。披田草也。亦謂之櫛。今案用蓀芸草。亦在旣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子路曰。注。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

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

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

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阮據宋本作絜。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紀。一音以。盧氏文昭考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命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已知之。已爲紀。已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已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

逸民之賢者。

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詐作佚民。佚正字。逸假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舉逸民。亦用假字。顏師古漢書律厯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

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荊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大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驪虞。亦作驪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竄荊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送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語之裔。或勸其仕。曰。吾嘗則牛。魯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

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卽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軫張。注曰。軫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軫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譚。書譚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是集解前後失檢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

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卽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匱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祖視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卽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

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為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為礪仁。又曰。仁礪則其德不厚。又曰。礪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為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為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洗。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為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為和為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紂世也。

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

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即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可否即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即孔子。是謂孔子不為夷惠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

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擊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

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饋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性。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曙典。故覈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擊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擊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目說婦人。樂官師擊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

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擊箏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卽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諷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繫其地，尙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擊箏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擊之始，闕雖之亂，此師擊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殺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太師擊少師陽也。擊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擊箏自爲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爲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卽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讀春秋麻諸牒至周厲王曰：師擊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擊卽秦伯篇之師擊，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擊爲殷人異也。且師擊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韜韜遂也。從革召聲，執韜或從兆聲，韜韜或從鼓，兆，韜文韜，韜韜，段氏玉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鼗，卽鼗之移寫。釋文鼗亦作執，皇本作韜，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

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學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卽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

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

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卽不弛。段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秦伯篇。君子篤於親。

篤者。厚也。卽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臯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劾也。謂劾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間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卽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卽謂魯公共學之人。苟

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性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為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為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為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為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為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為惡逆之事此孔所鑿。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

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騮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智顏師古注智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

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伯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實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危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為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

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爲顯仕。當據晉語仕爲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困**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真德秀四書

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猶言據德。弘者大也。執

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惑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

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晉灼曰。距閉也。距與拒同。論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

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灝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鴻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訾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眾。即汎交親仁。即友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為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

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

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切問者切

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

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為誠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

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為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樾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為工虞翻曰為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

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

居字即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行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

為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為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辭即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

也。即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

也。**注**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為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恃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

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已使已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闕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濼也。濼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諸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

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掃盧氏文弼考證說文灑灑也洒灑也古文以為灑掃字經典中如毛

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為長者蕘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攬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畝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聲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灑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曰周旋慎齊凡摠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為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為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為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俯仰從命為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

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 **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

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

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爲券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

不宜驟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懈也。注：蘇林曰：懈，同也。兼也。晉灼曰：懈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懈，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懈，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懈爲誣，正謂懈卽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懈乃誣字，假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厥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爲大道，末爲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卽訓別。注以誣爲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爲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

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驚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替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衰麻免經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坐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速。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

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為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伐。可快。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為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徧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為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弟子羣居。脩德講學。皆是為

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為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為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工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為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

棠忠 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

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

父善道，己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斃，稱死，時人爲

之諱，故云孟氏。爲士，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斃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斃，死當卽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體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

得其情。

正義曰：張弼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

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陷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於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晁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挾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

紂爲證。書載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證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曰：侍中起祗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云：邇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敝傳：惓惓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豈以降其實也。是目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

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茅尹無字曰。紂爲天下遭。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遭逃。悉以紂爲淵藪。集爲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

也。正義曰。皇本食爲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間。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

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此翟氏顓考異說云。公孫

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

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壁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狹頰。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賢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襄弘。問官鄒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

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

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鸚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堊。周垣也。窺。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未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膊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闕。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闕。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坿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

堯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門圍郈。左傳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廣度曰尋。杜預左傳傳。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

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

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祗同。祗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疎也。服本作祗。云祗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

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正義曰。為恭者言為恭敬。

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何休注為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為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為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

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與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

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

識其略矣。○注。綏。安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卷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

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册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稟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筭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秦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晉儒者。嘗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

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嘷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

歷數詞意竝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勳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書禋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子之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天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竝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子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閩潛丘云四海困窮是辭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傳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閔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卽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閻氏若璩毛氏奇齡說。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

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

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

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

過。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

也。鄭注云。皇皇后帝。竝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爲上帝。卽謂昊天上帝。亦卽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卽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尚。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尙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爲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卽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稼器注。竝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臚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爲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是殷尙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爲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救。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噎。曰禱。曰絜。曰攻。曰說。又詛。詛亦掌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

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爲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械模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譏罪於臣。臣譏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肖。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

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常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

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陞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爲誓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

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

漢書律

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衆。悉也。知案諦也。審。篆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匱。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匱。以井水準其概。十匱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于黃鐘之重。一匱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

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擊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會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

詁。滅絕也。公羊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尙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辜黜其采地。亦興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賢塞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

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肯死亡生者衆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

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

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灝考異。阮氏元校勘記。竝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竝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

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進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竝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斂之類。又農墮講武事。興土功。竝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撻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

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摒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子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故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卽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

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為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

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卽慢令。說文。訓。慢。為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樞紹闡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成勸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賈誓。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今生

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責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李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紆納也。別一義。內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懋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竝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竝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竝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紆納。紆。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雝。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湘之郊。凡食而不施。或謂之恪。虞翻易注。坤爲吝。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竝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

非。○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彼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

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天子大傅

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緒也。孫炎注。敘謂端緒也。說文。敘。次第

也。凡紀錄一篇訖。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顏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為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經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

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評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敍也。敍已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倫。說文倫部云。倫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論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間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揚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俄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遷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欲燭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章賢字長孺。魯國鄆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鄆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鄆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卽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章賢不及玄成。然章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章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鄆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章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齊論語二十一一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

曰。試論評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

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徐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紹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弑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言爲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卽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舉處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諫閤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揚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卽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賈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賈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邢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香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

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王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卽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卽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龜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秘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衛臯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做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甯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賦。紉作紉。甯作甯。昆作巽。備作蕪。奪作奪。訛作訛。舉作舉。虐作虐。勃作勃。蕙作蕙。貉作

孫又作和。綽作鑿。篤作並。廢作營。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戾。戾作中。媚作厚。柀作嶽。藝作結。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

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彙

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王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竄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璆之璆。分其璆。猛也。如玉之璆。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尚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璆璆。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璆璆。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爭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璫。瑾瑜。美玉也。璫。三采玉也。玲瓏。瑣瑣。瑣。玉聲也。璆。玉佩也。璆。充耳也。璆。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蘊。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畧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偏近於燕。燕傳。疑卽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

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

張侯論爲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卽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卽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去。去歸鄉里。光武卽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

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曾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

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則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

記錄。名古文尙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設皆。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書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如曹父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遠未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尙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體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譏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謹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

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掾。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祕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謂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

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

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絰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侯。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篇。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執。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古而爲注。張論卽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徵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饌作饌。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僕。云。僕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榷。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卽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

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箸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

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尉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隸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為光祿勳。徒為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燧煌。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達。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達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為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為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

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傷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為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為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計論論語。不為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為儒。將

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劭公語可知。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

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箸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

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

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授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

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尙書。與碑言吏部尙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魏跋尾。據管寧傳。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典論言王和平爲光和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典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賚賜。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敘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典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卽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擄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卽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卽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贊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顛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雖鍾會易無五

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頭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顓。卽荀顓也。晉志又曰。列曹尙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掌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尙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尙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尙書。卽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尙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選尙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尙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尙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尙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尙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駙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真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晏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顓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尙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簪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松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尙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數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周云。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尙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尙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尙主。貫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

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顛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顛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顛傳居後。自不複述。今宋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卽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卽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敍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鱷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敍。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

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傅休奕傳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爲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著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卽源本崇爵識。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爲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箸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子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誤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誤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雄注。

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哀輯諸弟子所記，勸爲此編，故以爲所揆定也。既經揆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揆，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誤說也。翟氏灝考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

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

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段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籀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策。策，卽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鈎命決者，緯篇名。鈎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段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東晉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

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幣傳編二尺四寸，書寫與一篇。又曹褒傳言誓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鴨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策，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策，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尙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鴨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晰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鱧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愜。

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

論語正義 四 附錄

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

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親。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妍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

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

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旣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傷

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藁。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年威
印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262B

